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張貞仙《追悼胡圭蓮詩》評析

吳元嘉*

中國悼亡詩出現極早，《詩經》〈綠衣〉、〈葛生〉便是撫存悼亡、感今追昔之作。西晉潘岳〈悼亡〉、唐元稹〈遣悲懷〉繼之在後，兩人賦詩以自寬，作品千古流傳。中國向來不乏悼亡名篇，但是要像清人張貞仙追悼愛姬胡圭蓮那樣，用情之癡、悲悼之切，千古可謂第一人。

《追悼胡圭蓮詩》是一部新發現的清代湖南三吾地區文學總集手抄本，由東海大學吳福助教授和臺灣傳統詩學家黃哲永先生共同點校，刊登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第 115 期(2011 年 4 月 15 日)。吳老師說，2002 年 4 月湖南省博物館商周青銅器專家傅聚良先生來清水港區藝術中心承辦楚文化展覽，吳老師託他訪查《追悼胡圭蓮詩》是否在湖南地區有刻本或抄本流傳，傅先生回信說：「您要我查找的《追悼胡圭蓮詩》，我查閱了湖南省圖書館及湖南省博物館的藏書，沒有發現有相同或相近的書名。我覺得此書經刻版印刷或製版印刷的可能性不大。」(2002 年 6 月 16 日)因此，《追悼胡圭蓮詩》應是罕見的珍本古籍。

一、平凡生活中的愛情--「言行動靜尋常事，死後追思處處悲」

《追悼胡圭蓮詩》集中，張貞仙追悼愛姬之詩共 6 題 110 篇，其中〈哭亡姬胡氏詩〉便有八十首，長篇巨構在歷來悼亡詩中甚為罕見。此組詩情思迴環，流露張氏對愛姬無限悼念。八十首詩順序歷時追悼，不但勾勒出愛姬胡圭蓮平生概略；情思纏綿之中，也清晰可見中國人在現實生活、平凡瑣事當中體現愛情的民族特性。

在〈哭亡姬胡氏詩〉首章，張貞仙便清楚揭櫫撰寫這些哀悼之作，緣自於「言行動靜尋常事，死後追思處處悲」；當年相隨左右、慣以為常的尋常家事，卻在愛姬胡圭蓮香消玉殞之後，倍添憑思，所謂「萬縷離思一回首，箇中風味怯分明」(〈悼胡氏七律十首其五〉)。往昔歷歷翻濤湧現，令人不勝唏噓，只有重溫舊夢才得以稍稍寬慰傷痛，故八十首〈哭亡姬胡氏詩〉從「崇朝分手各天涯」開始寫起，以下數十篇盡皆留連「今昔」、「冥

* 吳元嘉，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陽」之間，交錯時空的遙想和無限追憶，最後完結於「百事生前劇可哀，一回首處一傷懷。而今報答嗟無日，終夜唯將淚眼揩」。

〈哭亡姬胡氏詩〉八十首由五個段落組成一有機整體：

- (一) 開篇遙憶胡圭蓮初嫁時，寫的都是新婚時期日常生活的種種甜蜜。
- (二) 第二段寫時逢動盪，神仙眷侶因而被迫離散，從此貧、病交逼。
- (三) 第三段承前段憂、苦而發，聚焦於愛姬彌留、辭世到最後送葬等傷心事之描寫，最後以「早識曇花同一現，五春悔作等閒看」，抒發無限悔憾！
- (四) 承上段「逝者已矣」寫來。詩人四顧環宇，景物依舊而人事全非，怎不惹人憐思！是以行詩至此，處處可見張氏對照今、昔，極寫獨存之孤寂和哀戚。情深心癡之處竟出現《楚辭》招魂、精衛填海感天動地及「返精魂」等種種超越現實的冥思、玄想。
- (五) 組詩最後以誓辭作結，「從今誓把塵緣絕」、「願締來生未了因」等句，藉由向天立誓，彌補心中遺憾，撫癒悲傷。

「尋常事」人人經歷，但並非人人都能從平凡事相中覺察其美好。張貞仙追憶愛姬胡圭蓮，除思緒拉回當年平淡生活場景，更自瑣碎事相轉出胡圭蓮臨事對境，動、靜、言、行的各種反應；在看似平凡的現實生活彰顯其不凡之愛。〈哭亡姬胡氏詩·其二〉：「鉛華擯去謝時妝，願嫁黔婁自主張。休怨蓬茅甘野蕘，如卿其不異糟糠。」寫胡圭蓮洗盡鉛華，嫁做人婦，勤儉以持家，艱困環境益形胡氏具備糟糠妻的美德，類此詩旨還貫穿於其他多篇之中，詩云：「連朝強寇逼孤城，避亂相攜返故園。蓬鬢金釵休厭棄，持家常自治饔飧」(其十六)、「兄弟分炊別院居，時談風雨過茅廬。貧家供給無甘脆，悄向園中自翦蔬」(其十七)，寫的則是時局動盪時，胡氏變賣金釵、悄向園圃張羅餐食的刻苦持家形象。又「頻來外侮最無情，多恐郎君憤不平。常到夜闌人散後，房中勸諫語叮嚀。」(其二十六)柔弱之中飽含堅毅。

第六、七兩首：「本來好潔性生成，房榻掃除分外清。常笑阿郎衣太垢，自攜澣濯趁新晴」、「生憎污潔是塵埃，拂向妝台日幾回。簾幕低垂常不捲，怕教飛上鬢邊來」，言胡氏性好潔淨，勤勞灑掃，具有傳統婦德，

從中更轉出類如屈原〈漁父〉：「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潔身以自好，不受塵染的高標準自我要求。而「琴譜茶經事事知……學拈針線學吟詩」（其八）、「鎮日後廳無個事，招來女伴鬥迷藏」（其九）、「逢秋多感倍無歡，偶步城頭且自寬。向晚歸來饒採菊，鬢邊插滿喚郎看」（其十）、「宵來移榻下階前，常愛三秋月色妍」（其十一），則都是寫胡女才華洋溢、多情善感，因此與之生活饒富趣味的景象。

除上述美德，胡圭蓮心胸寬闊，厚德廣延後輩並澤及僕婢，是以備受張貞仙憐惜！〈哭亡姬胡氏詩〉第 34 首，便有「蛾眉不妒性尤癡，憎絕司晨是牝雞」的讚美語。他詩又載：「每因家事借躊躇，猶子頻來候起居。沽酒祇常留一醉，盤飧不問食無魚」（其十八）、「喚得同居諸子姪，一家團坐話涼天」（其十一）、「諸子追隨寄一廬，曾煎清茗話燈前。縱非己出都憐愛，猶自縫衣質翠鈿」（其四十八）等詩，便見胡女之賢淑，同時性情溫厚而良順。

愛人者人恆愛之，胡圭蓮從無意於牝雞司晨，卻能贏得「膝下無人婢亦親，依依三載慰心情」（其五十二），發揮女性和睦家族的柔性力量。詩中又載她與仲兒們的相處：「仲兒同住已經年，浪走襄陽隔遠天。聞道囊空歸不得，病床猶囑寄盤纏」（其四十九），貧病之中，猶能以己飢度人之飢、以己溺度人之溺，現實生活中的胡氏乃一心胸開闊，體貼關懷他人的有德之婦，從此可知。

對於晚輩，胡氏不但養其身，更愛其人，承擔起教養重責，詩裏便有：「眷懷季子太癡迷，廢學嬉遊靡所依。舊歲家園梅放後，幾回遣使寄當歸」（其五十）、「兩兒新婦亦關情，住久談心意轉親。自取羅衫曾贈給，開箱檢點定沾巾」（其五十一）。真心地關懷，待人猶己，才能真正破除彼我之隔閡，進而感化、教育一個人。

從上述可知，張貞仙、胡圭蓮兩人愛情，不僅停留在「梳罷每教郎笑看，畫眉深淺共商量」（其五）、「猶未五更殘夢醒，床頭絮語話私衷」（其四）呢喃軟語、兒女情長，胡氏對張貞仙的愛情已轉為一種信念，支撐著她，讓她有如拂面春風、潤物細雨，任運一切而澤被無礙；由愛情綻放的紅豔之花有時而盡，然而只要愛意長存，煩擾現實即是成就愛情的肥沃土

壤，平凡瑣事之中也處處可見幸福之花綻放！

二、才子佳人·患難知交--「可憐司馬貧如故，不見當壚賣酒人」

才子得遇佳人，人生一樂；遭逢艱辛又有知交患難與共，尤其幸運；張貞仙、胡圭蓮伉儷情深，兩人正是這樣一種相知相守的美好關係。

讀詩可知，兩人定情於黃菊盛開之秋，所謂「絲蘿共結在芝城，黃菊開時恰定情」（〈悼胡氏七律·十首其五〉）。新婚夫婦「晨昏偃傍喚卿卿」¹的燕爾美好，詩中處處可見：「常自呼郎談洽洽，小窗烹茗到中宵」（〈哭亡姬胡氏詩·其六十三〉）、「茗碗戲看雙影瘦，鴛帷私語寸心傾。階前待月肩駢坐，枕畔留春夢易成」（〈悼胡氏七律·十首其五〉）、「與儂朝夕綢繆處，多在茶香酒熟時」（〈悼胡氏七律·十首其二〉）、「猶記長宵睡夢醒，三更起坐伴孤吟。含情笑問郎饑未，戲剖香橙當點心」（秋日又哭胡氏詩·四首其三）……字裏行間不難體會胡圭蓮的水靈巧性，同時才情洋溢。佳人才子閒居詠唱，繾綣纏綿之中煮茶、敲棋、拈花……樂趣自是無窮，無怪當「韻事成幻」²、人去樓空，張貞仙會如此椎心悲痛。³

艱辛苦難的現實粹煉出張、胡兩人的鸚鵡深情。追悼這段情緣，張貞仙多次以家徒四壁然而卻能勵志苦節、安貧樂道的黔婁來形容自己，又以規勸夫君「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黔婁妻，讚譽胡氏賢德。〈悼胡氏七律·十首其二〉：「自嫁黔婁志不移，蘭房靜坐守箴規。無嫌夫婿長貧賤，生恐天涯遠別離。妝罷梅花憐冷月，夢回蝴蝶戲敲棋。與儂朝夕綢繆處，多在茶香酒熟時。」及〈哭亡姬胡氏詩·其二〉：「鉛華擯去謝時妝，願嫁黔婁自主張。休怨蓬茅甘野藿，如卿其不異糟糠」，都是相同寫法，

¹ 〈哭亡姬胡氏詩·其六十四〉。

² 〈哭亡姬胡氏詩·其六十四〉。

³ 中元祭祖，張貞仙追悼：「去年此際鄉村裡，猶煮榆羹薦祖墳」（〈哭亡姬胡氏詩·其七十三〉），又云：「城東黃葉下梧桐，處處中元饗祖宗。曾記故園操井臼，薦新香稻是卿春」（〈哭亡姬胡氏詩·其六十六〉）；中秋團圓日則哭道：「年年節序等閒過，獨憶中秋意興多。淪茗歡談臨夜半，清香一炷拜姮娥」（〈哭亡姬胡氏詩·其六十七〉）；暮秋隆冬、逢年除夕，無不觸景興懷：「秋來風露侵迴廊，常勸添綿護早涼。今日寒衣誰更製，前村愁聽暮砧忙」（〈哭亡姬胡氏詩·其六十八〉）、「隆冬煮酒共盤桓，日日圍爐到夜闌。再入臥房誰作伴，滿街風雨一燈寒」（〈哭亡姬胡氏詩·其六十九〉）、「居恒除夕興猶除，滿座追歡笑語譁。從此蕙帷成冷落，迎年無復獻椒花」（〈哭亡姬胡氏詩·其七十〉）。

藉此以謳歌他們夫婦倆高尚的愛情與純潔真摯。

又其詩中也頻以司馬相如、卓文君為喻，從不同側面結繫、彰顯兩人與古才子佳人不同一般的愛情。「屬在文君一念癡，生生死死總難移。從今誓把塵緣絕，那有閒情續柳枝」(〈哭亡姬胡氏詩·其七十八〉)，情深至癡，發為哀音，故其悼亡之篇能贏得許多人共鳴，為之一掬同情眼淚。〈哭亡姬胡氏詩·其四十六〉：「當年消渴病長卿，獨遇文君賞識深。一曲求凰休再鼓，絕絃無復有知音。」是以當年司馬相如情挑卓文君曲目--「鳳求凰」，暗寄他和胡圭蓮兩人感情之高尙和知音難尋的豐富意蘊。而患難知交、相互扶持之詩旨，也於其他多首詩中清晰可知，〈哭亡姬胡氏詩·其二十四〉詩：「善病長卿瘦不堪，焚香為禱祖遺庵。數聲清磬神來否，稽首彌陀古佛龕」、同題第十五首：「夫婿安貧老鬢華，重門關鎖避喧譁。座間尚有閒賓客，拔取金釵賞酒家」、第二十六首：「頻來外侮最無情，多恐郎君憤不平。常到夜闌人散後，房中勸諫語叮嚀」、第七十一首：「彈指年華又轉新，春秋花月幾傷神。可憐司馬貧如故，不見當壚賣酒人」，及〈悼胡氏七律·十首其四〉也這樣寫道：「愛河苦海兩茫然，生死鴛鴦總可憐。伴讀添香勞翠袖，當壚滌器感華年。偶纏薄病親調藥，每遣閒愁共拂絃。記得床頭揮手別，日光黯淡奈何天。」鶼鶼情深，極其至也，無怪會有「良緣一段難消受，欲倩巫陽問昊蒼」(〈悼胡氏七律·十首其九〉)的悲音流露。

三、精誠感通--「但祝癡魂還示夢，珊珊常趁月明來」

如果說〈哭亡姬胡氏詩〉八十首為張貞仙感今撫昔，娓娓追思愛姬平生美好的作品，那麼其後的〈除夕寄居水月寺團房又哭胡氏詩〉、〈亡姬胡氏一週志感〉、〈秋日又哭胡氏詩〉、〈秋夜即景悼胡氏詩〉、〈悼胡氏七律〉則全為冥陽兩隔後，張貞仙無語問天的哀淒悲愴了。〈除夕寄居水月寺團房又哭胡氏詩〉六首便篇篇以哀音作結，感傷無限！

聽到迎年喧爆竹，那堪撫序倍懷人。(其一)

窮泉歲盡音書斷，瘦損潘郎不自支。(其二)

忍憶舊廬曾守歲，夜深偎坐釀屠蘇。(其三)

迢遞雲山飛不到，靈前誰為紙錢焚。(其四)

寂歷禪房何所賴，悼亡詩寫兩三章。(其五)

五十三年無此夜，隔窗鬼火伴黃昏。(其六)

〈哭亡姬胡氏詩〉八十首之後的五題三十首，悼「亡」焦點更爲清晰，詩人意轉惻怛而語益悲涼！要求人死復生，無異緣木以求魚。癡情如張貞仙者，竟由現實受困而轉向以精誠感通冥陽、遙繫生死，如是癡心妄想，於其悼亡詩中時有所見。〈亡姬胡氏一週志感〉六首可以說明：

悠悠死別倏經年，消息幽明兩杳然。寫得秦嘉書一紙，平安誰與報黃泉。(其一)

晝永空樓獨自愁，新蟬又聽咽枝頭。悲卿心似湘江水，日夜滔滔總不休。(其二)

舊日房櫳幾變更，紗窗別付畫眉人。愴然一念腸堪斷，況復今朝是忌辰。(其三)

三杯薄酒灌虛堂，老淚無多下幾行。誰是酒來誰是淚，待卿酸苦自家嘗。(其四)

一年懷抱向誰開，尋汝無由到夜臺。但祝癡魂還示夢，珊珊常趁月明來。(其五)

少君豈有返魂丹，想到雲鬟再見難。寂寞獨留孤塚在，白楊荒草共盤桓。(其六)

由這六首詩，可知愛姬胡氏之離世讓張貞仙備嘗心傷，哀情愁緒起伏、擺盪在理智和虛幻兩端，張貞仙一方面冀望透由自己對胡氏的精誠專一，感通幽冥，跨越藩籬，然而旋即清醒的理智，又立刻戳破自己適才的癡心妄想；整組詩就在點燃希望又破滅希望的交織循環中，繾綣傾訴愛妻深情。

第一首詩點明生死兩隔，「幽明杳然」。現實無奈，詩人欲藉書信以溝通冥陽，無奈黃泉誰付？終究還是一封無處投遞的信！第二首敘述生者頓失依怙，晝永樓空、百無聊賴，無盡悲思傾瀉而出，如江水滔滔，日夜不休。抒懷同時，亦有唯藉此哀思長流方能與亡者相接，交通冥陽之意隱藏其間。第三首慨嘆景物依舊而人事全非，「忌辰」在不知覺中成爲冥陽溝通的關鍵時刻。第四首則希望藉酒澆愁，透此酸苦滋味或許還能和亡者悲悽與共。第五首希望亡者入夜示夢，最後則由何處得求還魂仙丹，以終止

相思無窮盡地荼毒。

〈悼胡氏七律·十首其一〉張貞仙詩思更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層疊意象以抒發哀愁。詩為：

暮年心事繫阿蓮，地老天荒念不遷。同穴未能酬夙願，分釵空為證前緣。春風杜宇啼痕漬，秋雨梧桐別恨牽。無限苦懷千萬語，爭能傾訴到重泉。

直訴心事，並重誓自己與胡氏的愛情就算地老天荒也不會移改！頸聯對比生、死，憾恨同穴長眠之夙願未得實現的同時，又以金釵依舊在，見證著兩人當年海誓山盟，而今物是人非，窮極哀思卻絲毫莫可奈何！頷聯「杜鵑泣血」、「秋雨梧桐」兩典故，寫神仙眷侶一旦冥陽兩隔，從此一個如杜鵑日夜悲啼；一個則陷入〈長恨歌〉裏的淒清情境，唐明皇夜夢貴妃前來團聚，無奈美夢驚醒，從此漫漫長夜只能梧桐聽雨，暗自垂淚到天明！結聯再將馳騁於千古的情思拉回現實，重申自己意志，以「傾訴到重泉」這樣企圖跨越生死藩籬的力道，呼應首聯對天之誓辭，表現他對胡圭蓮一往情深。

四、結語

《紅樓夢》開宗明義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曹雪芹將自己面對虛幻人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深刻體悟，淋漓訴盡。「癡」心讓人自取纏縛，墮入痛苦深淵，然而如同太虛幻境之人世，亦惟賴此「癡迷」執取，才有可能在穿越死蔭幽谷、橫渡時空長河之際，因著「癡」堅持不懈追求理想，創造璀璨光芒。斯人已遠，然而張貞仙《追悼胡圭蓮詩》集中，那些由癡心真情凝聚的燦燦星光，將永遠高掛、閃耀於黑幕夜空，供後人千古傳唱。